

Ma Huan, *Ying-y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V.G. Mil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70. xv+414pp., 11 Illustrations; 1 Pullout Map;  
Bibliography; Index. US\$35.00.)

十五世紀初期，可說是中國航海史上的黃金時代。由於鄭和下西洋的結果，許多蕃王、蕃使，紛紛來華進行觀摩和擴展貿易。中國製成品也在這時，源源不絕地向東南亞各國傾銷。有關這時期中國和東南亞的交往，除中國典籍外，很難找到更可靠的文獻，來作進行研究的資料。

本書編譯者 Mills 為前馬來亞海峽殖民地按察司 (Puisne Judge)，研究明時中國和東南亞的關係已近四十年。目前 Mills 已是八十多歲高齡老翁，隱居瑞士，繼續對這問題進行研究。筆者在這裏謹遙祝他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本書第一部份敘述鄭和下西洋經過，第二部份討論瀛涯勝覽一書版本源流和馬歡的生平，繼之是瀛涯勝覽全書的英譯，最後還有八節附錄。

本書應為近年有關中西交通史一重要著作。但因 Mills 先生在高年仍致力此書的編譯，加上體力的關係，可能有許多本應特別提及的地方，給遺忘了。如第一部份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背景，中國學者的資料，Mills 只提到徐玉虎的著作。鄭鶴聲、朱傑、許雲樵等人的著作，都比徐玉虎來得早，惜多未曾提及。其他如鄭和的身世，李志剛的鄭和家譜，也沒有被採用。鄭和研究在近十年來，比前有更顯著的進步，Mills 先生如能加以利用，本書當更出色。

從瀛涯勝覽一書的翻譯，可見 Mills 先生確曾下過很大的功夫，不但譯文忠於原文，且註釋也一點不苟且。但是，小的錯誤仍難於避免。鄭和七下西洋，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在鄭和第六次出使回國後，曾於永樂廿二年（1424）正月出使舊港，冊封施進卿子施濟孫為舊港宣慰司，<sup>1</sup> 在本書未見提及。

<sup>1</sup> 詳明史卷三二四外國傳及拙著“Chinese Maritime Expansion, 1368-1644”,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Vol. 3, No. 1, 1965, p. 32.

Mills 先生更據瀛涯勝覽，言施進卿曾於永樂五年（1407）抵京（頁一〇〇），然據實錄記載，這次抵京，只是施進卿女婿丘彥誠，並非施進卿本人。<sup>2</sup> 這雖只是馬歡的錯誤，非 Mills 先生之過，但如 Mills 先生能參考實錄，當可校正馬歡的錯誤。又如在論及施二姐時（頁一〇〇），Mills 先生只在註釋中討論施進卿及施濟孫的關係，而忽略了施二姐的地位。如 Mills 先生能參閱歷代寶案一書及有關著作，則對施二姐把持舊港的經過，當可明瞭。<sup>3</sup>

譯文方面，也有數處值得商榷。頁一〇五之利市，如譯作“Profitable Business”，也無不通之處。利市也不單如 Mills 先生所說祇是華南嫁娶前聘禮的代名詞，中國廣東各地過歲的壓歲錢，也稱「利市」。至於僧人取童女之事，元時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已有詳細的描寫，德國學者 Grimm 曾將明史暹羅傳譯成英文，極具參考價值。讀者如能將 Mills 先生所譯暹羅國一文（頁一〇二至一〇七）與 Grimm 譯文並列閱讀，對此當有更清楚的認識。<sup>4</sup>

再如滿刺加國譯文（頁一〇九），Mills 將妻子譯為 Wife and son，但在同頁註釋四云：or “Wives and sons”; the Chinese text is imprecise。如參照實錄，當可知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偕王妃八兒迷速里一人及子侄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華，<sup>5</sup> 可補馬書之不足。

說到當時的物價，滿刺加水牛一頭大約值銀一斤（頁一一二），照當時比對，可換

<sup>2</sup> 明實錄太宗永樂實錄卷五十二永樂五年九月戊午條，頁五下——六上，江蘇國學圖書館嘉業堂明實錄傳鈔本；又趙令揚等輯：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上冊），學津出版社，香港，一九六八年版，頁一二八。

<sup>3</sup> cf. Chiu Ling-yeong, *op. cit.*, pp. 39-41; J. Hageman, “Jortan Wedergevonden”, *Tijdschrift voor Indische Taal-land-en Volkenkunde*, Batavia, XVII, p. 368; 向達編，*西洋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版，1961，頁一一至一二；Lai Yung-hsiang, “Li-tai Pao-an,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Ryukyu Island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p. 301-318;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History of Java*, p. 128; Fruin Mees, *Geschiedenis van Java*, Weltevreden, 1922, p. 6.

<sup>4</sup> T. Grimm, “Thailand in the Light of Offici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 XLIX, Pt. I, July, 1961, pp. 1-203.

<sup>5</sup> 趙令揚，上揭，頁一七八及一八〇。

黃金二兩，或豬八隻。但照 Mills 先生計算，也可值八英鎊十九司令，大概可值港幣一百三十六元。

錫蘭國譯文註釋中，Mills 先生提到錫蘭王阿烈苦奈兒（頁二及頁一二六註五）事。正如註釋所說，馬歡對此事沒有提及。事實上，這事近年已為史家所注意，因此事在中、錫關係史上有莫大關係。<sup>6</sup>

天方國譯文所提 *Ch'i-lin* 麒麟，Ferrand 等人已考定為長頸鹿（Giraffe），Mills 先生不應只羅馬化為 *Chi-lin* 而不加以註釋，因這會使西方讀者感到莫名其妙。<sup>7</sup>

在“China in Southern Asia, 1433”一節（附錄一）中，Mills 先生把這地區在中國典籍出現的地名，除了詳細闡明現在的所在地外，還加上每一地名的方位和名稱改變的過程，這給予對中西交通史有興趣的學者很大的方便。Mills 先生在釋安南時說（頁一八四）：“An Nam Tong king [*Ming Shih*, Ch. 321] name changed from Chiao chih to An nam in 1174 [*Sung Shih*, p. 4560, row 3]”。Mills 先生言公元1174年交趾易名安南，而無再詳細的說明。按交趾乃漢武帝平定南越後於紀元前一一〇年所設九郡之一，<sup>8</sup>自宋易名安南後，至明成祖永樂五年（一四〇七年）征安南，又於是年六月宣稱改安南為交趾郡，下至宣德棄守為止。<sup>9</sup>這點在明代中西交通史上有莫大關係，似有說明的必要。

又如以暹羅國而言（頁一九七），明實錄洪武實錄直至洪武廿四年止，仍稱之為暹羅斛，洪武廿四年後則只稱暹羅。Mills 先生也有解釋（頁一〇二註五），但和衆多史家一樣，對暹羅斛易名暹羅一事未能有令人信服的交代。<sup>10</sup>

<sup>6</sup> 羅香林，中國族譜研究，香港中國學社，一九七一年四月，頁一一四至一一九；William Willetts, “The Maritime Adventures of Grand Eunuch Ho,”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II, pp. 25-42.

<sup>7</sup> G. Ferrand, “Le Nom de la Girafe dans le Ying Yai Cheng lan”, *Journal Asiatique*, Série XI, Tome XII, 1918, Paris, pp. 155-158.

<sup>8</sup> 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平定南越後，即分南越為九郡。此九郡為南海、合浦、蒼梧、鬱林、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詳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卷九十五南越王列傳；H. Wiens, *China's March Towards the Tropics*, Hamden 17, Conn.: The Shoe String Press, 1954.

<sup>9</sup> 詳明史外國傳安南條。

<sup>10</sup> 詳趙令揚，上揭，頁一五至五七。

對於“The Mao K'un Map”一節（附錄二，頁二三六至三〇二），Mills 先生確花了很大的功夫，對中西交通史當有一定的貢獻。如此節之地名等等，能再加上漢字，則讀者當更一目了然。

Tun-men 的位置（附錄八，頁三四九至三五一），乃在現在香港新界青山新墟。有關歐人東來各情，張維華、羅香林等人的著作，<sup>11</sup> 皆有更清楚的參訂。

Mills 先生對 Groenevelat 之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一書，頗多引用。Groeneveldt 為早期將明史外國傳翻成外文的東方學家之一，惜譯文錯誤極多，故用此書作為參考資料，非萬分小心不可。Mills 將中國翻成 Central Country，也屬新穎少見。

中西交通史研究，因極需有良好的外國語言作背景，如法文、日文、梵文、荷蘭文等，故一般學子均視為畏途。Mills 先生此書的出版，在他個人來說，可算已完成了他多年的願望；對中西交通史來說，將會鼓勵學子對這門歷史研究增加興趣和起一定的作用。同時，在閱讀此書後，對這問題有興趣的學者，當有新的啟發和進一步的認識。

趙令揚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y Raymond Dawson. (London: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xvi+235; Illustrations; Tables; Appendix; Notes; Index.)

於世界歷史中，中國文化是比較孤立於中東、印度、歐洲文化的。中東文化自遠古即居於一先進的地位，影響印度和歐洲文化最大。就中國文化言，由於中東與中國之間有廣闊的草原、沙漠與山嶺的阻隔，中國文化始終在一較孤立的環境下孕育與發展，遂

<sup>11</sup> 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利亞四傳注釋，燕京大學專刊，1935年；羅香林，屯門與其地自唐至明之海上交通，新亞學報，二卷二期，一九五六年，頁三六七至四一七。